



清华简《筮法》为“连山”筮卦说

——并就出土文字资料论“三易”之主要区别

王 晖

摘 要:清华简《筮法》与荆门包山楚简、新蔡葛陵楚简、荆州天星观楚简等楚简中所见数字卦相同,是战国楚国一带流行的筮卦方式。清华简《筮法》是传说中的“连山卦”,其特点是没有卦辞和爻辞,有双排四组数字卦并列,是以“一(七)”“六”“四”“五”“八”“九”等数字组成;其占卦方式是以卦象、爻数来直接占卜吉凶。这种筮卦方式既与上博简《周易》系统不同,也与王家台秦简的《归藏》筮法相异。《筮法》这种连山类筮占法同时把八卦与四时、四色、四行以及干支固定联系在一起,由此也成为后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

关键词:清华简;《筮法》;连山卦;《周易》;《归藏》

中图分类号:K2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2-0098-09

2013年年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4册问世,其主要内容是《筮法》,另外还有《别卦》《算表》^{[1]2-12}。《筮法》共有30节,其中第1至19节是有关《死生》《得》《享》等方面的内容;第20至30节是有关筮卦的方法说明、解释。这是完全不同于儒家《周易》的一种筮卦系统和方法,引起学术界比较广泛的关注。

清华简第4册《筮法》的性质,学术界众说纷纭。综观各家之说,大致有四种说法:一谓清华简《筮法》经卦卦名与传统“三易”中《归藏》的卦名极为相近,二者关系密切^①。二谓《筮法》是战国时与“三易”并用的一种楚简“四位”卦体系^②;或言是战国中期或后期在传统易占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占筮书^③。三谓清华简《筮法》的卦名、卦序与《归藏》密合,但占筮形式和方法又与《归藏》有显著差异^④。四谓清华简《筮法》是与战国两汉时天体八卦纳甲说有关的筮占术^⑤;或言与汉代京房“纳甲纳支”筮法有渊源关系^⑥。这些讨论已经对清华简《筮法》进行了各种不同角度

的研究,对我们也启迪良多。但这些说法或据卦名问题立论,或据《筮法》的某些章节和传世文献比较而立论,似乎还未从卦名名称、占卦方式方法等方面系统地把握其性质。

笔者认为,从清华简《筮法》的卦名、筮卦方式、表现形式等方面来看,它与《周易》《归藏》二卦系统截然不同,应与传说“三易”中的“连山卦”十分接近。

一、清华简《筮法》筮卦的书写方式与特点

《周礼·春官·大卜》记载了夏商周“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2]802-803}其中只有《周易》经儒家传承完整地保存至今,且因先为“六经”之一终为“十三经”之首,成为历代儒生学士研究的重点。从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周易》^[3],到近年来上博简《周易》^[4],

收稿日期:2023-01-05

作者简介:王晖,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119),主要从事先秦史和出土文献研究。

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汉本《周易》抄本,而且也看到了战国时期的《周易》抄本,为学者进一步研究《周易》的早期演变提供了丰富数据。

但《连山》《归藏》就没那么幸运了,不仅没有传世文献流传下来,而且古人所述也甚为寥寥,至今其基本面目还不很清楚。有幸的是,十多年前出土了王家台秦简“易卦”^[5],其中一些文字内容能够和过去《归藏》佚文相对应,因此学者多认为王家台秦简“易卦”就是战国秦代的《归藏》。尽管有学者提出质疑^[6],但因王家台秦简的内容毕竟还能和传世《归藏》的佚文相对应,多数学者还是相信王家台秦简就是古之《归藏》佚文抄本^⑦。王家台秦简《归藏》是数字卦形式,但只用“一”(代表“七”)和“八(六)”两个数字符号,发现的竹简只用53卦,估计原有64卦,其卦名大多与《周易》相同,少数不同。《归藏》卦与《周易》一样是重卦而非像清华简《筮法》那样由四个单卦组合成组合卦形式。

观察清华简《筮法》中所见筮卦之法,笔者认为清华简《筮法》《别卦》及荆门包山楚简^[7]、新蔡葛陵楚简^[8]、荆州天星观楚简^[9]等竹简文字中所使用的数字卦,姑且称之为“楚简筮法类”,这类楚简与上博简《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虽然均有64卦,名称大同小异,但内容上区别甚大,主要区别有下列几点。

1. 筮卦方式不同。楚简筮法类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故事或寓言性的卦辞与爻辞,卦辞是用“四位”卦象、卦数(四、五、八、九)来直接判断吉凶,即过去易学家所说的象数之学,而且是最彻底的象数之占。而《周易》类是既有卦辞,也有爻辞;传世《归藏》佚文、王家台秦简《归藏》多为故事或寓言性的卦辞,却没有爻辞。《周易》中“彖辞”“象辞”虽有观“象”而占的因素,但往往隐晦不明,已降为次要地位,人们直接用卦爻辞就可以判断吉凶。而“数”的使用在《周易》《归藏》中是否存在是不清楚的。

2. 运用的数字符号不同。上博简《周易》、王家台秦简以及清华简《筮法》、荆门包山楚简、新蔡葛陵楚简、荆州天星观楚简等“楚简筮法类”,可以划分为三类不同形式。

(1) 上博简《周易》主要用“一”“八”表示,“一”实际上在筮卦过程中用来代表“七”,另外

还有两个隐藏的数字“九”和“六”。这一点过去学者都曾指出,现在通过和清华简《筮法》对比就看得更清楚了。这说明《周易》系统使用的是“六”“七”“八”“九”四个数字。中间“七(一)”、“八”代表不变化的数字卦,“六”“九”是两个变化的数字卦^[10]。因此“初九”“初六”“九二”“六二”等爻辞就表示变卦的出现。

(2) 清华简《筮法》及荆门包山楚简、新蔡葛陵楚简、荆州天星观楚简等主要用“一”(也代表“七”)、“八(六)”表示,偶尔出现“四”“五”“八”“九”四个数字。包山、新蔡、荆州天星观楚简等虽不见有“四”,但参照清华简《筮法》,其数应是存在的。这与传世及上博简《周易》系统所用数字卦的方法完全不同。清华简《筮法》和战国楚简“八(六)”、“七”(“一”)两个数字往往表示吉利,小于这两个数字的“四”“五”以及大于这两个数字的“八”“九”往往是不吉利的,这应该是过去易学家所说的数占方式。

(3) 王家台秦简《归藏》中的数字卦主要是由“一”(代“七”)和“八(六)”组成,有无其他数字不清楚^⑧,这一点似与清华简《筮法》相同(但如下文所说,清华简《筮法》是双排12爻,王家台秦简《归藏》只是单排6爻)。

3. 排列组合方式不同。从卦画形式看,清华简《筮法》和荆门包山、新蔡葛陵、天星观等楚简是由双排12个数字组成,上博简《周易》是由单排6个数字组成,王家台秦简《归藏》也是由单排6个数字组成。但从清华简《筮法》的内容分析,楚简筮法类实际上不是重卦形式,用的是三爻一组的原始八卦(也许用“初筮”更好),组成上下左右四组形式的“四位”卦象,根据组合关系、上下位置来筮占吉凶。这不仅和《周易》单列重卦六十四卦系统不同,也和王家台秦简《归藏》不同,因为后两者皆是单列重卦。从这点上看,有的学者所说清华简《筮法》与《归藏》相同或相近就很难成立了。

二、清华简《筮法》的性质为“连山卦”考

“三易”之中最不走运的应数《连山》,它在汉代以后就失传了。汉代以后出现的据说是《连山》的佚文,学者们普遍认为疑点颇多。

近几十年出土的楚简中的筮卦,既不是《周易》系统的筮卦,亦非王家台秦简《归藏》类的筮卦。湖北荆门包山楚简、河南省新蔡葛陵楚简、湖北荆州天星观楚简中都出土了不是《周易》亦非《归藏》筮卦的竹简。其上記有两两相对的“四位”(四组)筮卦数字,数字以“一”“八(六)”为主,间或有“五”“八”“九”等数字。其所筮卦的语辞既不见于《周易》,亦不见于所谓的《归藏》。直到清华简《筮法》问世后,我们才清楚地看到,《筮法》正是对上述包山、葛陵等地楚简进行方法上的、理论上的系统阐释。

笔者认为清华简《筮法》和湖北荆门包山、荆州天星观、河南新蔡葛陵等战国楚简应即古书中所说的“连山卦”一类。这类“四位”一体的四组原始八卦,其数字卦画的排列组合很有特点,请看下列包山楚简、清华简《筮法》中的卦画形式(见图1)。

我们说清华简《筮法》和荆门包山等楚简中的“四位”一体组合原始八卦是“连山”卦,主要是因为“连山”卦的称名是对“连山”数字卦外在形状的描述。

“连山”卦在先秦两汉时期是存在的,文献中多有记载。《周礼·春官·太卜》中有:“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2] 802-803} 东汉桓谭所作《新论·正经》中又说:“《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11] 为什么叫作“连山”卦?古注疏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谓“连山”称名是因为其卦像山出纳云气之

状。东汉郑玄注《周礼·春官·太卜》说:“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变[云气]也。”^⑩三国时魏国易学博士淳于俊也说:“名曰《连山》,似山出内[云]气,连天地也。”^[12]二谓“连山”是因为以艮卦为首,艮象为山,山上山下,故名连山。唐贾公彦作疏云:“云‘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也’者,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2] 803}三谓“连山”称名是因为此为神农所作,因烈山、厉山之号,遂成“连山易”。《论衡·正说篇》云:“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13] 272}朱震《汉上易传》引姚信《易注》说法亦同^{[14] 1931}。

对第三种说法,孙诒让引黄以周之说云“神农本有烈山氏之称,或谓之厉山氏,此以所生之地得名,不关《连山》之书”^{[14] 1931}。孙诒让肯定黄氏之说,谓烈山氏与《连山》书名无关,是对的。

至于贾公彦所说“连山易”是“以艮为首”,艮象为山,重卦则为山上山下,为“连山”之义;但他又坚守“疏不破注”的信条,调和郑玄注而谓“云气出内于山”,但“云气从何而来”,他并未说明。这两种说法是有矛盾的。而且贾公彦所说“连山易”以艮为首便命名为“连山”,也是有疑问的^⑪。

笔者认为郑玄的说法值得肯定。孙诒让说:“《连山》《归藏》二《易》,《汉书·艺文志》未载,而《北堂书钞·艺文部》引桓谭《新论》云:‘《厉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又《御览·学部》引《新论》,亦云‘《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则汉时实有此二《易》,《汉志》本《七略》,或偶失箸录耳。”^{[14] 1931}孙诒让所说大致是对的,东汉人见过《连山》《归藏》应该可信,不



图1 清华简《筮法》与包山楚简数字卦^⑫

仅西汉末东汉初桓谭见过这两部卦书,东汉后期郑玄也是见过的。今有学者把汉京房易学“六十律”“纳甲”说以及刘安《淮南子·时则训》、扬雄《太玄经·太玄数》等文献与清华简《筮法》比较,可见二者是有继承关系的^⑩。而且笔者也曾把汉代纬书《河图括地象》《易纬乾凿度》等和清华简《筮法》进行比较,亦可见纬书和《筮法》的内容相近的甚多。可知汉人是见过《连山》《归藏》一类筮卦简册的。

郑玄所说“似山出内云气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清华简《筮法》及包山等楚简中所见数字卦的排列组合形式,正是对这种数字卦的形象写照。

实际上“连山卦”就是“山”与“山”相连而“云气出内于山”的形状,就是清华简《筮法》每两组数字卦并列,由于是“一”和“六”的组合,“六”作“Λ”,不管上下组合还是左右组合都像“山”和“山”并列“ΛΛ”或重叠之状(见图1)。至于“似山出内气变也”或“云气出内于山”,则是三个“一”排列时,就像古文字中“气”字的写法。商代甲骨文和西周时期的“三(气)”写作三横中间一横略短,春秋时上面一横左边加一竖折,作“三(气)”,后来下面一横右面加一短横折(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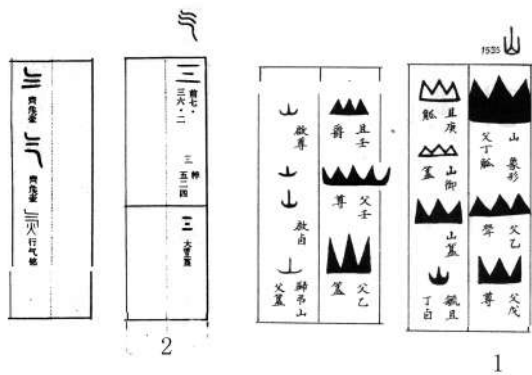


图2 商周甲骨文金文中“山”和“气”字^⑪

这可以帮助我们对清华简《筮法》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清华简《筮法》及湖北包山楚简等绝大多数是“一”“六”两两排列的数字卦,从形状上看,就像“连山”——山峰连连不断的形状;而“一”与“一”排列多了也就像是甲骨文金文中“三(气)”字、春秋时“三(气)”的写法。这的确是“连山易”的特点,而《周易》因为多是“一”和“八”的排列且只有一组,王家台秦简《归藏》虽

然是“一”和“六”的数字卦,但一般只有一组,形成不了“连山”的特征。如图1中5为《包山楚简》第239简,右数第三列倒数第5个就是“一”与“六”排列的一组数字卦,其中六个“六”字就像“山山相连”之状,而左边上边有三横,像从“山上出纳云气”的形状。从图3中把清华简《筮法》竹简编排在一起的情况看,因为“六”“一”最多,“六”“六”上下左右相排,就像山外有山、山山相连的形状。因此以这种数字卦的特征“连山”来命名,还是很形象的。



图3 清华简《筮法》^⑫

三、“连山卦”筮占的几个特点

(一)《筮法》筮占特点之一:后世“纳甲”“纳音”之源

清华简《筮法》的筮占特点与传世《周易》有很大不同,它不仅是以三爻的八卦与四季吉凶、乾坤运转、天干地支等相联系,而且八卦与四方、四行、四色、所司职责等相配合,这样就使八卦筮占方法具有了极为广泛的应用范围。这实际上是后世所谓“纳甲”“纳音”之法的源头。

清华简《筮法》第24节《卦位图·人身图》直接把震劳兑罗(离)四卦与东南西北四方、木火金水四行、青赤白黑四色相配合,并明确指出震劳兑罗(离)四卦所司职责与四季运行的特征有关。以此可列表如下(表1):

表1 卦位图表

卦名	震	劳	兑	罗(离)
四方	东	南	西	北
四行	木	火	金	水
四色	青	赤	白	黑
所司职责	司雷	司榘(树)	司收	司臧(藏)

正如整理者指出的,《卦位图》中“四卦所司雷、树、收、藏,与常见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含意相似”^{[1]112}。

第25节《天干与卦》把八卦与十干相配合,其中乾与甲、壬二干配合,坤与乙、癸二干配合,其余则一卦配一干(表2)。正如整理者所指出的:“《京氏易传》卷下有京房‘纳甲’说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此处简文对应与之相同。”^{[1]114}上述《卦位图》把震劳兑罗(离)四卦与四行、四方、四色相配,《卦位图》和《天干与卦》皆应是后世“纳甲法”的早期形态。北宋沈括认为以纳甲法“可以推见天地胎育之理”,乾纳甲壬,坤纳乙癸,乾坤像父母;震、巽、坎、离、艮、兑纳庚、辛、戊、己、丙、丁,像六子,“六子生于乾坤之包中”^[15]。这也解释了纳甲法形成的原因。

表2 天干与卦相配表

卦名	乾	坤	艮	兑	劳	罗(离)	震	巽
干名	甲壬	乙癸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第27节《地支与卦》中把十二地支与除乾坤之外的震、巽、劳、罗(离)、艮、兑六卦相配。第28节《地支与爻》则把十二地支与六个爻数相配:子午,九;丑未,八;寅申,一(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西汉扬雄《太玄经·太玄数》曰:“子午之数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甲(己)[己]之数九,乙庚之数八,丙辛之数七,丁壬之数六,戊癸之数五。”^[16]扬雄所说地支与数相配同此节《地支与爻》中记述完全相同,可见《太玄经》的说法应是本之于震、巽等数字卦的爻数;但甲干与数相配则不见于清华简《筮法》,也可能是另有所本。而只有楚简《筮法》类筮卦有此六爻之数,《周易》类筮卦只有“九”“八”“一(七)”“六”四个爻数。把《筮法》上述两节会合在一起可列表如下(表3):

表3 除乾坤之外六卦与地支、爻数相配表

卦名	震	巽	劳	罗(离)	艮	兑
支名	子午	丑未	寅申	卯酉	辰戌	巳亥
爻数	九	八	一(七)	六	五	四

将上述八卦、四卦、六卦与四方、四行、四

色、所司职责、天干、地支、爻数的配合情况,与《礼记·月令》相比较,可以看到内容上有完全继承的,也有方法相同而内容有所改变的(表4)。

表4 《礼记·月令》四季、天干、五色、五行、数字相配表

四季	春 (三月)	夏 (三月)	秋 (三月)	冬 (三月)	中央土 (季夏附)
天干	甲乙	丙丁	庚辛	壬癸	戊己
五色	青、苍	朱、赤	白	玄、黑	黄
五行	木	火	金	水	土
数字	八	七	九	六	五

依郑玄、孔颖达所说,《礼记·月令》是秦代作品,但它反映了春秋以来天文历法及阴阳算术方面的内容^⑤。

从上述资料比较可见,清华简《筮法》第24节把春夏秋冬四季与木火金水四行、青赤白黑四色相配;而《月令》把春夏秋冬各三月与青苍、朱赤、白、玄黑四色相配外,在季夏后又加上了“黄”;与木火金水四行相配外,又在季夏后加上了“土”,形成了五色五行。但应该看到,《月令》季夏之月后附“中央土”应是后来增益的。因为这些内容都是分散在各月,只有“中央土”一节是后附于“季夏之月”后,显得比较别扭^⑥。至于清华简中以地支与数相配,而在《月令》中则是以天干与八、七、九、六、五相配,二者不同。相较而言清华简《筮法》更为原始。

这种把卦与干支相配的情况在汉代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孔颖达疏《礼记·月令》曰:“按《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离主巳[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兑主丁巳亥。”^⑦今传世本《易林》已看不到这一内容。从汉代《易林》佚文可见,震卦配天干庚,巽配辛,坎配戊,离配己,艮配丙,兑配丁,正与《筮法》第25节《天干与卦》所记相同(只是“坎”作“劳”,“离”作“罗”);《易林》佚文震配子午,巽配丑未,坎配寅申,离配卯酉,艮配辰戌,兑配巳亥,也正好与上引《筮法》第27节《地支与卦》所述相同。这说明楚简《筮法》在汉代是有流传的。郑玄注《礼记·月令》“季夏行春令,则谷食鲜落,国多风欬”云:“辰之气乘之也,未属巽,辰又在巽位,二气相乱为害。”^[17]季夏在夏历中属未月,而未在楚简《筮法》的《地支与卦》中属巽卦,但如果“行春令”,即便是季春辰月,也是二气相冲撞,大风吹落谷实,造成灾害。

这说明东汉郑玄是了解《筮法》地支、卦及时月相配相冲情况的,这种情况后世称之为“纳音”,并认为本于“纳甲”^{[18]8482}。但从清华简《筮法》看,不管是“纳甲”还是“纳音”术,皆起源于先秦时代,并非焦循等所说“盖西汉末纬家所造”^{[18]8482}。

清华简《筮法》把干支“纳甲”术、四色、四行及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宇宙四时运转结合到筮占之中,明显有别于《周易》的筮卦系统。由于《筮法》及《月令》等书篇把八卦、卦爻和干支、时日、四行(五行)、四色(五色)等固定联系在一起,便形成了阴阳五行类术数,以至最终脱离原来的筮占系统,成为一种不用筮占就可以独立进行测算的预测吉凶祸福的方法。清代易学家焦循说:

取八卦以属八方,即以属四时,又取十二卦以属十二月,以为消息于重卦、序卦之外,别一取义,以始艮终艮,而目之为《连山》;以始坤终坤,而目之为《归藏》。与五运六气之说相为表里,后世讖纬术数之家多本之。余尝思其义,伏羲之卦,明人道者也。《连山》《归藏》术数者也。……大幽堪輿之属,托诸神农黄帝,《连山》《归藏》盖即此类。……然则周公之存于太卜者何也?曰:以《易》教论,则术数在所屏;以术数论,则《连山》《归藏》实为阴阳五行之正宗。执方位十二辟卦以说《易》,《易》之外道也;舍方位十二辟卦以为术数,又术数之外道也。^{[18]8477}

焦循把《连山》《归藏》与《周易》区分开来是对的,《周易》与五运六气阴阳五行之术确实没有多大关系。但焦循时代还未见到《归藏》之书,他所说《归藏》是“阴阳五行之正宗”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王家台秦简《归藏》卦也是卦辞类的筮占之书,只有《连山》属术数类筮占,“为阴阳五行之正宗”。

(二)《筮法》筮占特点之二:“以数断不以辞断”

清代潘咸作《易著图说》十卷,其中《周易大衍著》六卷,《连山易著》三卷,《归藏易著》一卷,对“三易”筮卦方式进行了比较总结。《四库全书总目》卷十《经部·易类存目四》介绍其书说:

咸自为之序,其说谓读《易》者当自知著始,《易》有三,著亦有三。《周易大衍著》用四

十九策,以四为揲……邵子《皇极经世》为《连山》著,用九十七策,以八为揲,正卦一千一十有六,互卦一千一十有六,变卦三万二千五百十有二。以数断不以辞断,其吉凶一定而不可易。后周卫嵩《元包》为《归藏》著,用三十六策,以三为揲,以飞伏、世应、浑天、纳甲、五行生克占吉凶,用十二支、十干为千有二百兆。又以焦贛《易林》《参同契》《月卦》《乾坤凿度》《轨数》及讖纬诸占为大衍之遗意,以管辂《观枚数》《参同契纳甲》及《奇门遁甲》《辉梦契响》《鸟鸣辨音》折字诸占为《连山》之遗意。以京房《火珠林》、翼氏《风角》、《素问》五运六气、扬子《太元(玄)》及《元珠密语》《杯珓洞灵》望云省气诸占为《归藏》之遗意。其中惟《元包》云出《归藏》,于古有征。其余大抵臆说,无所授受。^[19]

清潘咸所著的《易著图说》曾被同时代的学者彻底否定,他们认为除了《元包》皆“无所授受”,以至于其书被列入“存目”之列。但潘咸说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为“《连山》著,用九十七策,以八为揲,正卦一千一十有六,互卦一千一十有六,变卦三万二千五百十有二。以数断不以辞断,其吉凶一定不可易”,依潘咸所说,邵雍《连山》所用著策、揲法差不多皆是《周易·系辞上》所说的两倍,正卦、互卦、变卦则更多^⑧,潘咸总结邵雍《皇极经世》所用方法是“以数断不以辞断,其吉凶一定不可易”,这也是“连山卦”的方法,不是邵雍个人方法的总结。一些学者会提出问题,《连山》从汉代之后就佚失,《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都没有《连山》书的记述,邵雍怎么会知道《连山》的筮卦方法?

其实,《归藏》自晋代以后至两宋时期一直是存在的,而《连山》则是时存时亡。尽管唐初《左传·襄公九年》孔颖达正义云:“二易(指《连山》《归藏》)并亡,不知实然以否?世有《归藏易》者,伪妄之书,非殷易也。”^[20]可见唐初孔颖达知道世上有《归藏》一书的存在,但他认为是伪书。孔颖达此说是有问题的。

先从《归藏》看,晋以来其书一直存在至南宋。《隋书·经籍志》云:“《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21]909}并云取自“晋《中经》”,“以备《殷易》之缺”^{[21]913}。《旧唐书·经籍志》云:“《归

藏》十三卷，殷易，司马膺注。”^[22]《晋书·束皙传》谓出土于西晋太康元年的汲冢竹书75篇中有《易繇阴阳卦》，有的学者以为此即《归藏》^[2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四等引用《归藏》的情况看^[24]383、385、401，《归藏》从汉至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一直存在，而且与新出土的湖北王家台秦简《归藏》佚文相对比，可知流传至北宋时代的《归藏》是可信的。

至于《连山》一书，则时隐时现，并非毫无踪迹。虽然《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未著录此书，但《新唐书·经籍志》则云：“《连山》，十卷。”^[25]《通志二十略》亦云“《连山》至唐始出”，但自注又云“今亡”^[26]。但郑樵所说唐代始出《连山》可能不对，因为南北朝时此书就已出现。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云：“故《连山易》云：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27]南朝姚最《续画品》云：“若永寻河书，则图在书前，取譬《连山》，则言由象著……”^[28]这与《论衡·正说篇》所云“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13]272是相近的，“河书”与“河图”说法相近。而更早在西晋太康元年出土的汲冢竹书中就有《连山》《归藏》。东晋王隐《晋书》云：

太康元年，汲县民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漆字数十车，皆简编蝌蚪文字。束皙为著作，随宜分析，皆有冥证。古书有易卦似《连山》《归藏》。又有《春秋》似《左传》。^[29]

东晋太兴初，王隐与郭璞同被召为著作郎，著晋史，也理应见过皇家中秘图书，其说应属可信。以此来看，南北朝时酈道元、姚最等学者所见《连山》，可能就是汲冢竹书《连山》。

不过，即使《连山》一书时隐时现，到北宋时已经不存在，但邵雍运用“连山卦”方法著《皇极经世》也是有可能的。潘咸所说继承“连山”筮占的“奇门遁甲”“纳甲”等方术，对道教等民间方士来说可能一直是很熟悉的。从《四库全书总目》所介绍的《易著图说》来看，可知“连山卦”与《周易》筮卦的方式本不一样，其具体之法今天已不可知。但潘咸总结邵雍《皇极经世》所用筮卦方法说“以数断不以辞断，其吉凶一定不可易”，应是“连山卦”的重要特点，也是它区别于《周易》和《归藏》的不同之处。“连山卦”因为民

间代代相传，一直在使用之中，邵雍、潘咸所说“连山卦”的情况应是可信的。

其实邵雍《皇极经世》中《观物篇》所使用的先天象数之学，与之时代相近的南宋薛季宣谓其术“专本京氏（引者注：“京氏”指汉京房易传）”，“盖三十日三百六十时六日六百刻皆周，而与《易》象俱终，悔吝吉凶亦可直以经卦世爻为断”^[30]。

以潘咸概括邵雍《皇极经世》所用“连山卦”筮卦方式是“以数断不以辞断，其吉凶一定不可易”的特点看，正与清华简《筮法》的筮卦方式相同。

首先，《周易》和《归藏》皆是“以辞断”而不是“以数断”。《周易》一书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以辞断”的现象十分明显，不仅有卦辞，而且有各爻爻辞。如《离卦》卦辞云“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爻辞云“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31]等，根据卦辞、爻辞可判断，其并不是根据数字来判断。《归藏》的佚文以及今所见王家台秦简，也是以文辞来判断吉凶祸福的。如王家台秦简：“夬善（晋）曰：昔者☱[启]卜觴（享）啻（帝）善（晋）之虚（墟），作为☱☱。”^⑨《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归藏》云：“昔者夏后启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钩[钩]台，枚占皋陶，曰：不吉。”^[24]383王家台秦简和古文献资料互证可知，《归藏》筮占以故事或寓言来预示吉凶祸福，和《周易》筮占方式是一致的。

而清华简《筮法》却不是这种形式，它除了用“四位”式原始八卦所显示的卦象来判断之外，用卦画中的数字判断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如《筮法》第16节《战》第一组右上是“四五六”，右下是“一（七）八九”，左上“九八一（七）”，左下是“六五四”，其文云：“凡是，内胜外。”（24—25简）第二组右上是“九八一（七）”，右下是“六五四”，左上“九八一（七）”，左下是“六五四”，其文云：“凡是，外胜内。”（26—27简）^[1]102第17节《成》第一组右上是“六一（七）五”，右下是“五六六”，左上“一（七）一（七）五”，左下是“五六一（七）”，其文云：“凡成，同，乃成。”（28—29简）第二组右上是“六一（七）六”，右下是“一六一”，左上“六六一（七）”，左下是“六一（七）一（七）”，其文云：“不同，乃不成。”^[1]103皆是根据卦的数字来进行判断的。第26节的

《崇》则更明显,对原始八卦中“五”“九”“八”“四”几个爻数作崇的情况作了介绍。例如“劳崇:风:长殇。五,伏剑者。九,牡虞。四,益者。一四一五,乃辜者。”^{[1]115}以此可知,清华简《筮法》中除中位数“六”“一(七)”外,“五”“九”“八”“四”这些或大或小的数字,都是可能作崇的。第29节《爻象》中说得更为明白:“凡肴(爻),奴(如)大奴(如)少(小),作于上,外又(有)吝;作于下,内又(有)吝;上下皆作,邦又(有)兵命、鷹(燹)恣(怪)、风雨、日月又(有)此(食)。”^{[1]120}所有这些筮占完全是根据数字的情况来做判断,这与《周易》筮卦方式不同,亦与《归藏》筮卦方式有异。

其次,潘咸所说“连山卦”是“其吉凶一定不可易”,清华简《筮法》也是机械定不可易。每两组数字卦排列在一起,形成一种固定的答案,完全没有其他变化。虽然《归藏》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但《周易》则一卦之中,往往有老阳“九”或老阴“六”,于是就有变卦;因为有变卦,所以往往有本卦,还有变卦——“之卦”。这种现象在清华简《筮法》中就不会出现。据上可见,清华简《筮法》应是久已失传的“连山卦”。

注释

①李学勤:《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文物》2013年第8期;李学勤:《〈归藏〉与清华简〈筮法〉、〈别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②程浩:《清华简〈筮法〉与周代占筮系统》,《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程浩:《辑本〈归藏〉源流蠡测》,《周易研究》2015年第2期。③张克宾:《论清华简〈筮法〉卦位图与四时吉凶》,《周易研究》2014年第2期;梁韦弦:《有关清华简〈筮法〉的几个问题》,《周易研究》2014年第4期。④刘光胜:《从清华简〈筮法〉看早期易学转进》,《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⑤刘大钧:《读清华简〈筮法〉》,《周易研究》2015年第2期。⑥李尚信:《论清华简〈筮法〉的筮数系统及其相关问题》,《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张文智:《从出土文献看京房“六十律”及“纳甲”说之渊源》,《周易研究》2015年第5期。⑦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⑧从江陵王家台15号墓发掘简报看,简182“同人”卦画中倒数第二位似是“八”,但不知是不是误摹。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2页。“气变”据阮元校勘当改为“云气”,见第806页。⑩图1中的1、2、3、4上半部为清

华简《筮法》第一节《死生》的1、2、3、4、5、6、7、8;下半部为第二节《得》的1、2、3、4、5、6、7、8。图1中的5为《包山楚简》第239简。右数第三列倒数第5个就是“一”与“六”排列的一组数字卦。⑪八卦卦象所涉甚多,并不固定。依《周易·说卦》之说,以动物说“为狗”,以人体说“为手”,以人类说“为少男”,以天体运转说“为止”;其他物象则更多:“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闾寺,为指,为狗,为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4-95页)既然所像之物众多,即使“连山卦”以“艮”为首卦,以“连山”命名,也会使人难以明白其义。⑫张文智:《从出土文献看京房“六十律”及“纳甲”说之渊源》,《周易研究》2015年第5期;李尚信:《论清华简〈筮法〉的筮数系统及其相关问题》,《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⑬图2-1见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山”字第1、2列,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55页。图2-2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气”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⑭图3左右图皆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4册《筮法》“附图彩版页”,中西书局2013年版。⑮《礼记·月令》季秋之月下云“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郑玄注及孔颖达疏皆谓这是秦朝以建亥之月(即夏历十月)为岁首,于是季秋九月则为岁终(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9页),可见《月令》一篇最终写成于秦代。但以其篇中所述每月朔望中星的位置来看,其观测时代又是公元前620±100年时的实际天象(参见田中亮:《礼记月令天文考》,刊于《东洋天文学论丛》,日本东京恒星社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版,第411页),因此《月令》应是综合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历法数术知识及秦代官职制度等而完成的。⑯《礼记·月令》孔颖达疏:“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虽每分寄,而位本未宜处于季夏之末、金火之间,故在此陈之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1页)孔说是对的,以五行来看,土位也不宜放置于季夏之末金火之间,只是不得已而为之。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1页。按位置 and 对应关系来看,“离主巳卯酉”中的“巳”应是“己”的误字,故改之。⑱《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页)⑲参见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53卦)》,收于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M].上海:中西书局,2013.

- [2]十三经注疏:周礼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濮茅左.楚竹书《周易》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47-582.
- [4]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31-260.
- [5]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J].文物,1995(1):37-43.
- [6]史善刚,董延寿.王家台秦简《易》卦非“殷易”亦非《归藏》[J].哲学研究,2010(3):34-41.
- [7]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2-36.
-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186-231.
- [9]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J].考古学报,1982(1):71-116.
- [10]高亨.周易筮法新考[M]//周易古经今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139-160.
- [11]严可均.桓子新论:正论[M]//全后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1.
- [1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6.
- [13]王充.论衡[M]//诸子集成: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
- [14]孙诒让.周礼正义[M].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5]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94.
- [16]扬雄.太玄校释[M].郑万耕,校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97-298.
- [17]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1371.
- [18]焦循.易图略:论纳音[M]//阮元,王先谦.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第7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8482.
- [1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82.
- [20]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1942.
- [21]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2]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66.
- [23]任俊华,梁敢雄.《归藏》、《坤乾》源流考:兼论秦简《归藏》两种摘抄本的由来与命名[J].周易研究,2002(6):14-23.
- [24]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23.
- [26]郑樵.通志二十略[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1449-1450.
- [27]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2566-2567.
- [28]全齐文;全陈文[M].严可均,辑.许少峰,等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00.
- [29]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九家旧晋书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86.
- [30]邵雍.邵雍资料汇编[M]//邵雍全集: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396.
- [31]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23.

The Theory That *Shi fa*(《筮法》) i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Belongs to the Lianshan Allogram(连山卦): A Discussion on the Main Differences about the San-yi(三易) Based on Unearthed Ancient Script Materials

Wang Hui

Abstract: The numerical allogram seen in the *Shi fa*(《筮法》) i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is as same as that seen in the Jingmen Baoshan Chu slips, the Xincal Geling Chu slips, the Jingzhou Tianxingguan Chu slips and other Chu slips, which is a popular divination way around Chu State during Warring States Period. *Shi fa*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is the legendary “Lianshan allogram(连山卦)”, whose features are that it does not have hexagram texts but have four numerical allograms distributing in double parallel row, which is composed of “one”(seven), “six”, “four”, “five”, “eight”, “nine” and other numbers. It divines good or bad luck directly by hexagram image and hexagram quantity. This divination way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the system of the *Zhouyi*(《周易》) in the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method of *Guizang*(《归藏》) in the Wangjiashan Qin slips. The Lianshan divination way like the *Shi fa* connects eight trigrams with four seasons, four colors, four Xing(四行) and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fixedly, thus making itself the source of the yin-yang(阴阳) and Five-functions thoughts and fortune-telling afterworlds.

Key words: Tsinghua bamboo slips; *Shi fa*; Lianshan allogram; *Zhouyi*; *Guizang*

[责任编辑/知 然]